

經部

論語精義卷九上

宋 朱子 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詞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于陽貨之時則不可曰吾將仕矣亦未為非信也　又曰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豚意不可饋豚也故孔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君子之仕不可緩也故孔子曰吾將仕矣欲仕固孔子之心也其言諾此與孟子言燕可伐同意

范曰孟子曰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

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然則時其亡者荅其禮也程頥以為孔子苟不欲見貨必終避之不至於遇夫往而不遇者聖人之所能必也然而不必於遇而欲與之言孔子之于陽貨亦不能絶也臣以為公山弗擾以費畔佛肸以中牟畔召之皆欲往南子當見則見之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絶也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欲其生此聖人之德也故為仁不富之言孟子取之及其竊寶玉大弓則春秋書之曰盜

謝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不仁也然夫子則非懷寶而迷邦者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不知也然夫子則非好從事而亟失時者吾將仕矣夫子豈不欲仕者葢非苟然諾以避禍與人言當如此

楊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瞷其亡也而歸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不得不見者為禮也遇諸塗者無意避之使知所以瞷亡者求稱而已亦取瑟而歌之意懷其寶而迷其邦不可

謂仁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知故孔子皆曰不可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則不可以不仕故孔子曰諾吾將仕矣皆隨所問而應無所絀也此與孟子對伐燕同義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絀身以伸道非知孔子者身絀矣而可以伸道未之有也

侯曰陽貨無禮於孔子孔子曰諾吾將仕是未嘗許之以仕也但曰吾將仕則仕在我也

尹曰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絶也陽貨疑其不見已故

矙亡而饋焉孔子之往也葢陽貨先之豈得不見然於邦無道危行言孫其待惡人亦猶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明道曰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伊川曰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若言其本豈可謂相近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言性之本則無不善言所禀之性則有善有不善性即是理理無不善所禀之性才也才禀於氣禀其清者為

賢稟其濁者為愚

范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人之性善皆可以為堯舜言相近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相遠也人君可不慎所習哉

吕曰人性均善其以同然理義而已然不能無淺深厚薄此所謂相近習而成性則善惡殊途

尹曰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葢由習則遠而為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伊川曰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知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又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語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者也　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非

謂不可移也而有不可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又安有不可移 又曰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或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

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者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是理

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

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或問性一也孔子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緩性急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說近上話也　又曰上知上達者也下愚下達者也上達不移而下下達不移而

上若下愚者移則上達矣　又曰上知下愚論才爾性則同豈有不可學者

横渠曰上知下愚習與性成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范曰人之性本同及其為上知則不可復為下愚矣為下愚亦不可復為上知矣故堯不可以為桀桀不可以為堯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下愚非性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學其可不勉

哉

呂曰所謂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者指中人而言習而善則可以上習而惡則可以下若上知雖不學不流為下愚下愚雖學亦不能進於上知此謂不移

謝曰人之性不同如麰麥地有肥磽雨露之所養人事之不齊然其初皆善故曰相近克念作聖罔念為狂其流雖一而相遠矣上知下愚二者非得於有生之初自其不移而名之也上知可移非上知下愚可

移非下愚然性無不可移之理人自不移也

游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

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葢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無非性者無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

出無異氣也而吹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荀卿言性惡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敝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觀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禀可以類推之也以堯為君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又何足疑乎孔子言性相近者以習而相遠則天下之性或相倍蓰者固多矣由是觀之則謂

性有三品未為不可惟其止以是為性則三子者之失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非盡心知性者不足以與此宜乎夫子之言性門人莫得而聞也子貢知道者也得其所以言矣故其賛聖人者及此

楊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有相近有上知有下愚資稟異也德足以勝氣則反之亦一而已矣　光祖問横渠言氣質之性孔子初無此說曰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言氣質之性又

問孟子以犬牛人之性不等則是性有二矣曰此亦言氣質之性光祖又曰說氣禀有偏正自是容有不同既說其體一自是可反何用更言氣質之性曰當更思量不可輕議他從彦問天地之性人為貴則氣質之性蓋已在其中矣曰固是光祖退又問之默云横渠言氣質之性如何曰從彦當時論此無氣質之性後來先生言他此說亦不妨於學者甚得力

尹曰上知與下愚不移其才分也下愚之不移自暴

自棄故也非得於有生之初然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橫渠曰前言戲之於此示人以言不必信

范曰君子學禮樂則知為上治人之道故愛人也小人學禮樂則知為下事上之道故易使也聖人一話

一言無非教也前言戲之耳以觀誤子游之所對偃之言是則使二三子志之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

呂曰笑者樂其有進善之心未許其所施之未當也使人學道固為善教然武城小邑其效也微子游未喻是意故以所聞為對仲尼以為辨之則愈惑不辨猶未有害故自受以為戲

謝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真如牛刀割

難也聖人好惡與人同其可哂固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而忽小故從而釋之以為政之道當如偃之言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因弦歌而言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也

游曰子夏以灑埽應對進退教人子游以弦歌為學知此然後知古人為學之方惟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故有愛人易使之異

楊曰以子游之才為武城宰則有餘地矣故戲之曰

割雞焉用牛刀莞爾而笑者喜聞弦歌之聲也

尹曰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是也夫子曰割雞焉用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曰偃之言是也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明道曰公山召曰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畔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于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如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强僭聖人豈為是乎　又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又曰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伊川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名畔人逆黨而必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使孔子而不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横渠曰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為東周乎興周公之治也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公山弗擾之召猶欲往而況不為畔者乎詩

云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又曰誰將西歸懐之好音如有用我者必興西周之道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也

吕曰弗擾以費畔召孔子其意必有所謂此所以欲往也

謝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志不在克亂以權邪其能强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為東周亦未可知也

楊曰為臣而畔其君雖匹夫匹婦知夫子之不為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是必有悔禍之心故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東周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久矣孔子用豈復為東周之事乎言不為也

尹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共知也弗擾畔而召孔子則豈徒然哉焉知其不欲遷善乎將教之使遷善是有可往之理也然而亦固知其不能故終不往焉使孔子得用則將興文武之治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也東周且不為況其下也哉子於南子陽貨則

見之弗擾佛肸之召則欲往乃處亂世待惡人之道

安知其不以是為避咎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明道曰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寛以得衆

為人之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

仁可知矣

范曰恭者不侮人故人亦不侮之寛者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者不疑故人任其事敏者不滞故事則有功惠則民懷之故足以使人堯之德曰允恭舜之德曰温恭夫子之德曰恭儉聖人未有不以恭為德者也子張之學未能守約故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謝曰恭寛信敏惠所以為仁也至於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皆仁之發也

楊曰行五者於身而推之不廣則仁其可幾乎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後為仁

侯曰雖聖人之仁不過此五者行之天下聖人之仁也其餘則所至有大小遠近而已

尹曰恭寬信敏惠惟仁者盡之能行五者亦可以至於仁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明道曰公山弗擾佛肸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佛肸名子路引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為問故孔子以堅白匏瓜為對匏瓜者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者不用之義也

又曰佛肸召欲往而不往何也聖人示人以迹子路

不諭九夷浮海之類　又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為也

横渠曰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事事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而得之令名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係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范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安知其不能為善也有可往之道故欲往以明其義然而卒不往者毋必也聖人歸潔其身而已矣

吕曰此謂毋固此所謂無可無不可有可有不可子路之所及無可無不可非子路之所及

謝曰聖人涉世於善游不避深淵使不善没水者效之豈不殆乎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為聖人

楊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
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緇磷也幾希子路之學未
至乎無可無不可而能尊其所聞故於公山佛肸之
召則陳孔子之語而問焉其不說也亦知之不苟耳
尹曰弗擾佛肸之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不絕人以不
可遷善也然而終不往者亦知其必不能也子路以
親於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之言而欲止之故又曰
吾豈繫而不食如匏瓜也哉蓋磨之而不磷涅之而

不緇始可以語此子路勇者也聞欲浮海則願從聞欲見弗擾佛肸則不喜者孔子意之所在非由能知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

剛而無虐之義同葢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范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也未能好學也故於夫子之言每有所悅仁知信直非不美也然而不學則皆有所蔽而不能成德子路之性果故告之以勇又告之以剛所以攻其邪救其失也若顔子之殆庶幾者何哉唯能好學也

謝曰能仁能知能信能直能勇能剛剸其有過也不

免於蔽者其似是而非乎愚非仁也蕩非知也賊非信也絞非直也亂非勇也狂非剛也凡此皆生於不學徒好之而不明乎善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蓋惟學可以明善

楊曰仁而不學不知時措之宜故其蔽愚知而不學過而不知所以裁故其蔽蕩信而不學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直而不學徑情而不知以為訐故其蔽絞勇而不學不知自反而縮故其蔽亂剛而不學則

果於進爲故其蔽狂

侯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信直剛君子之美行不好學則蔽而入於惡矣

尹曰好之而不學則不能明乎善者也惟學者乃可以明善而無此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明道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

伊川曰詩可以怨譏刺皆是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横渠曰興巳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又曰詩可以興是起人之善意也猶孔子所謂起予者是也可以觀人之得失可以羣居也葢不為邪所以可羣居所以怨者人情所不免若不怨則恩踈雖則

怨然正於禮義所怨者當理小弁擊鼓皆怨也然則發乎情者有禮義止乎禮義也　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人但學詩中所行得失則事君事父無不盡止言事父事君最舉其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

范曰學者興於詩故可以興情發於中而形於言故可以觀可以羣者相勉以正也可以怨者相責以恩

也詩所以為忠孝故可以事父可以事君也

呂曰興者起志意觀者察事變羣居相語以詩則情易達有怨於人以詩則意不迫其為言也婉而有激功而能反所以事父與君盡之矣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謝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與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

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邇之事父可以得其親遠之事君可以得其君能盡臣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不可者蓋興於詩成於樂其終始一道也

楊曰吟咏情性足以感人之善心比物象類有以極天下之賾故可以興可以觀得温柔敦厚之風故可以怨明庶物察人倫盡於此矣其可不學乎

尹曰吟咏情性足以感發故可以興思無邪而閑理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故可以羣怨而不怒故可以

恕推之於國家可以盡臣子之道又足以博物而多識故不可以不學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明道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伊川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蓋恐

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身修家齊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

横渠曰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近試使人家為周南召南之事告之教之則是為之也道須是從此起自世學不講殊不成次第今試力推行之

范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基故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呂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身及家主於內行之至不先為此而事其末則猶正牆面之無識

謝曰二南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人道之極皆盡性至命之事

楊曰學道而不為二南皆不得其門而入也故猶正

牆面而立

尹曰問伯魚者恐未盡治家之道夫治國治天下者必先修身而齊家也欲修身而家齊者苟不為周南召南則猶牆面而立謂之為者蓋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於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雖文王之聖亦刑于寡妻以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況衆人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伊川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先儒解者多用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或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

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一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惟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范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唯在於敬與和而已

謝曰寓其節於玉帛寓其和於鐘鼓然則所寓豈其本也

楊曰玉帛鐘鼓禮樂情文之所寓故曰玉帛鐘鼓云乎哉言不止而已

侯曰玉帛禮之文鐘鼓樂之器皆非所謂禮樂者知禮樂之本則知道矣

尹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寓禮於玉帛寓樂於鐘鼓事其末而不知其本豈所謂禮樂也哉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盗也與

范曰色厲而内荏者欲人不知故譬之穿窬之盗與夫殺越人於貨者異也

謝曰似剛而非剛無實而盗名者也故與非其有而

取之者同

楊曰色厲而內荏則為不善於人之所不知是猶穿窬之盜也

侯曰色厲而內荏賊害之道也故曰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尹曰色剛厲而內柔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范曰孟子謂鄉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又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聖人惡似而非者若夫邪正是非若别白黑者聖人不辨也色厲而内荏者似正而非正也鄉原者似德而非德也人君於此辨之則邪正是非不能罔矣

呂曰鄉原者同汙合俗爲一鄉之所宗有德者人所矜式亦爲一鄉之所宗以其與有德者似是而非非知德者不能辨故謂之德賊

謝曰德之賊與恐其亂德不同自賊其德也

尹曰孟子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於世者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范曰君子之學必稽之於古昔聞之於先王朋友講習而後傳之故曾子自省其傳不習者恐為德之棄也

謝曰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欲以蓄德道聽而塗說是棄之也與出乎口入乎耳同

楊曰鄉原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為德之賊道聽而塗說口耳之學也故為德之棄

侯曰不能有諸已非德之棄與

尹曰學無自得君子所不取道聽塗説以資口耳爲

德之棄不亦宜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范曰有患得之心必有患失之心古之佞人其始也

諛悦順旨而已未必有犯上作亂之志也及其患失

無所不至矣則終弑父與君故好利之士爲國者最

不可用也

呂曰憚於任事故未得而患得好利無厭故既得而患失

謝曰操患失之心何所不至則又不若具臣矣葢有時而從之也

楊曰茍以得失累其心則可以保其位者無不為矣如是而能盡忠者未之有也

侯曰茍以患得患失為心則何所不至哉雖弑父與

君無不為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察哉

尹曰事君而患失則何所不至哉君子之所鄙者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范曰狂者進取故肆矜者自持故廉愚者率其性故直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之性蔽亦與古異矣

謝曰狂者過中之謂利害不得而拘之故肆蕩則自恣矣矜者莊以立我故有廉隅忿戾則有爭氣矣愚者無所知故直情徑行詐則有賣直之意存焉

楊曰氣失其平則為厲疾狂矜愚氣禀之偏也故亦謂之疾肆與蕩相近而不同蕩則放而不反非特肆而已矜以自持則不足以通物故廉廉而不劌則無惡於廉矣未為惡疾矜而至於忿戾則爭矣愚而直則可强而為善愚而詐則終於不移而已矣

侯曰肆則過而少邊幅尚有所止焉蕩則無所止矣矜則廉隅整峻難與並為仁忿戾則爭而害物矣愚則直實而不隱詐則直之反也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葢世衰道微先王之道不行故也

尹曰肆者不拘蕩則放恣矣廉者自守忿戾則爭矣直者直情而徑行詐則僞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范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

於此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范曰天下之理正勝常少不正勝常多故朱不能勝紫雅不能勝鄭賢不能勝佞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家之覆不難矣

謝曰覆猶覆冒之覆使人恬然不知悟以自肆也

楊曰紫未足奪朱鄭聲未足以亂雅利口未足以覆邦家者皆人所易知遠之可也至於幾微之間足以亂正而搆禍則非明者不能見也終必淪胥而已矣故聖人惡之

侯曰紫未必亂朱鄭未必亂雅利口未必能覆邦家然聖人云者惡其似是而非也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世俗之人喜於淺近而不喜深遠如知

鄭聲之淫則不可亂雅樂矣正淡者人多不悅淫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厲而難入利口者華而易聽如此則亂雅樂而覆邦家矣是以聖人深惡之

尹曰邪害於正是可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明道謂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

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徳葢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葢為自家本質原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於山河大地之説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於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顔子

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伊川曰以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橫渠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又曰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范曰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無言者德之至夫言未有不入於二者也不言則無乎不在其中故如天焉是以夫子志於不言凡言皆不得已也

呂曰德孚於人故不言而信

謝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行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

楊曰子貢能言者也而天下之理有言之不能諭者故子曰予欲無言以發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斯之謂乎
尹曰聖人與天地同德予欲無言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識高而未能至之故孔子每欲語之也常先有以發其疑若曾子顏子則深喻無疑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明道曰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范曰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教誨之也

謝曰使之聞之則非固為不誠以疾辭也必其禮際有不善者使其由此知所以自省則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楊曰孺悲之不足見辭而拒之可矣然聖人之仁不以其不足見而棄之故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知所以不見之意是亦教誨之也

尹曰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范曰宰我學於聖人豈不知三年之喪不可以期而止也其所見如此則仁心不篤也故夫子以爲不仁夫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三者豈自外至哉自中出生於心也聖人因人心而制禮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四時成歲則人亦宜變矣然而以期爲未足也故又引而至於三年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聖人爲之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夫豈以三年足以報其親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懐此為中人而言所以深責宰我之無恩也

吕曰宰我欲短喪自以為義當如是不知三年之愛於父母故食稻衣錦自以為安

謝曰人子執喪而惻怛之心發於自然故食旨不甘哀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居處不安哀勝佚也此豈可致毅乎三年而服以是斷特恐賢者過中而已宰我乃欲加損焉其不能察理甚矣是亦不知仁之道也故曰予之不仁也此乃問喪禮於夫子非予

自執喪而短之也

楊曰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而三年者加隆焉耳當是時謂至親以期斷豈獨宰予而已哉而予之問亦欲知其所知而已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期功緦由是而殺焉耳為是説者皆失其旨也然宰予之問而孔子曰女安則為之則予之意豈以短喪之可不可特在於安不安而已乎聞

之而不知所問故其出也孔子詳言之欲其聞而知
耳　或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
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
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期
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又曰宰
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
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侯曰宰我欲短喪蓋誠心以為可也夫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非偽也君子之
居喪食旨不甘不安於味也聞樂不樂不安於樂也
居處不安不安於逸也宰我曰安則為之可也及其
出也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父母乎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故曰不仁
尹曰短喪之說雖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於聖人
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食稻

衣錦期而安之其不仁可知矣　又曰君子不為者以其不安也今女安則為之其責之亦深矣然則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宰我謂期可已矣而曰女安則為之何哉蓋聖人不與人為偽也昔樂正子春學於曾子其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示以不偽也宰我出則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其短喪之惡著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橫渠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作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好爾

范曰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聖人憂之博弈藝之至賤者也為之猶賢乎無所用心則夫為仁義有愈於博弈者其賢可知也

謝曰博弈之害則止於博弈而已蓋放僻邪侈皆生

於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闕

楊曰博弈非君子之所宜為然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不為已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於已乎

尹曰學者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之矣故博弈藝之賤者猶愈於無所用心茍用心於仁義者則為賢可知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故孔子告子路義以為上也

范曰子路之言疾也夫子之言藥也聖人之教人常如此惟子路之勇子貢之辨較而易見者也

呂曰君子雖志於善苟勇而無義必有為亂之迹如鬻拳兵諫之類

謝曰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路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其為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若專於勇而已則亂人也

楊曰孟施舍之守約不如曾子之守義則所謂大勇尚義而已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君子者有德位之通稱也君子而有無義者以位言之也無義必至於後其君則終於為亂而已矣

尹曰義以為上則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者也故孔

子以義告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范曰君子樂道人之善故惡稱人之惡信而後諫故惡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則亂果敢而窒則害此孔子所惡也惡徼以為知以下子貢之所惡也聖人

之所以惡者大賢人之所以惡者小抑其次也

謝曰樂道人之善故惡稱人之惡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窒則不可與羣徼似知不孫似勇訐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故皆惡之

楊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

侯曰七者非特聖賢之所惡也天下之通惡也孔子

特因子貢之問而發之耳子貢則又因夫子之問而

言此所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者也

尹曰孔子之所惡以戒學者也子貢之所惡巳所必

不為也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巳有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范曰女子小人之情惟聖人知之自古及今不能易

也故君子以為戒而不近焉

謝曰此君子所以不惡而嚴也

楊曰易之家人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故男女有别而不相瀆遯之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如是則不孫之與怨遠矣

侯曰女子小人不安分故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尹曰是以君子遠之不惡而嚴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范曰四十者君子成德之時也故無聞不足畏見惡則終身無善矣是以君子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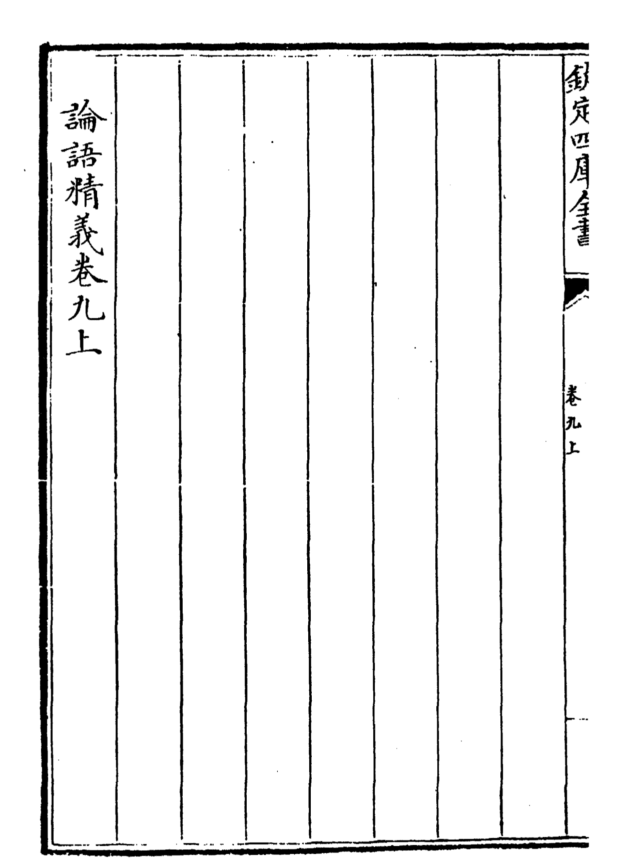
修業欲及時也

謝曰與無聞之意同

楊曰四十而無聞已不足畏又況見惡乎其終也已可知矣

侯曰四十而見惡則惡心不悛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尹曰四十者不惑之時也無聞於世固不足畏其見惡於人則終身無善矣



論語精義卷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九下至十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黃廷樞

論語精義卷九下

宋 朱子 撰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范曰三人者皆足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三人皆聖人之行也求仁而得仁宜其一矣

呂曰去之為之奴諫而死者皆欲納君於善故同謂之仁

謝曰三人之行皆出於至誠惻怛斯知仁矣

游曰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善乎其言始可與言仁也已矣蓋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而已仁之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也仁在於去則去之而不愧微子是也仁在於不去則為之

奴而不辱箕子是也仁在於死則就死而不悔比干是也豈顧利害禍福而易其求仁之志哉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仁也伯夷辭為孤竹之君而餓於首陽之下由衆人觀之其利害固殊絶也而彼獨以是求仁焉以是求之以是得之既以遂其志矣夫何怨之有宰我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求仁而已功利非所計也井者必死之地也厥或告之曰死地有

仁彼其用心之誠亦將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理而已矣夫理之所不載安在其為仁耶故可逝者其心也其不可陷者其理也以其用心之仁故可以欺以其見理之明故不可罔以井為言則犯害之地皆是也

楊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侯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

則知仁矣學者致思焉

尹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君子之事不必同也其於利害無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故孔子皆以為仁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范曰此孟子所謂不屑去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而不以為辱屈身而不以為恥自知其直道

而已在柳下惠則可孔子不為也

謝曰其官不移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為也葢古人重適他邦如大夫去國向國而哭雖在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皆如其國之故使其他國可以處我去此之彼何憚焉然莫能相尚也是以何必去父母之邦

楊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故為士師三黜而不去聖人之和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則近於和而

不同道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孔子則去魯而無不

之君子或去或不去一於仁而已矣故記柳下惠於

三仁之後而下文又詳著孔子之行以明其趣則一

也自楚狂至荷蓧皆譏孔子不能已者故其終歷叙

夷齊而下而卒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蓋所謂

逸民者聖人之徒也孔子之異於是惟時焉而已矣

孟子以為集大成其有見於此與

侯曰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謂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疑其和光同塵不與臧否玩世不恭者也及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其出處取與之際不合聖人葢亦鮮矣豈非和而能介者乎孟子謂之聖之和而夫子曰言中倫行中慮不亦宜乎和而介乃介之量也然子曰降志辱身孟子曰不恭葢欲絶其流也尹曰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阨

窮而不憫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行耳此其所以為和與若孔子則異是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伊川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范曰此聖人去就所以異於人人也孟子每言伯夷伊尹柳下惠必以孔子明之此篇自微子至於逸民皆記賢人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謝曰以季孟之間待夫子在景公之意則已勤

尹曰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也不用則亦已矣是何足以留孔子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范曰史記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然則膰肉雖至可以無行乎是不然膰肉雖至亦行也唯未必如不至之速也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以記者不及膰肉也

楊曰孔子有行可之仕際可之仕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行可之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際可之

仕也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非致敬以有禮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非言將行其言也二者皆無處焉故孔子行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也故孔子行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受女樂而不朝怠於政事如此其無欽賢之心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楊曰接輿以鳳德況孔子而規其行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接輿其意若曰孔子之為孔子其趨不同未易以口舌爭也故趨而避之

不與之言

侯曰聖人之道大而難知楚狂接輿知鳳德之衰而已不知天之未喪斯文也知今之從政者殆而未知

文武之道未墜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也

尹曰接輿以鳳況孔子而諷孔子使隱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明道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曰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　又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

橫渠曰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范曰接輿長沮桀溺佯狂躬耕而不入危亂之邦此聖人所欲引而至於道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又使子路問津焉接輿則趨辟長沮則不答皆自絕於夫子以守其一介之行不能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非聖人絕之也若夫子之行則異於逸民故修身治

天下國家必由孔子之道離孔子之道則爲非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也

呂曰孔子皇皇葢以天下皆無道將以斯道易天下而已如使天下有道則無所用易桀溺果於進退故謂天下皆無道舍此適彼將何所易正惟辟世而已此不與人爲徒者也故孔子以爲不然

楊曰孔子之仕事道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爲辟人之士則非知孔子者

矣故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則所當與為羣者人而已夫如是何辟人之有

尹曰長沮桀溺之徒皆素隱者也故以孔子之周行四方為非而曰滔滔者天下皆是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哉不知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者為其滔滔也且人之與人類也惡天下之滔滔而欲辟之則又豈可與鳥獸同羣乎聖人不以絕人逃世為潔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范曰周之衰世賢人處隱如丈人也荷蓧而不知其

名盖名不足以累之也孔子惜其未聞道也故使子路反見之告以君臣之道盖孔子所遇未嘗無誨焉夫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或出或處不離於道所以扶世立教也

謝曰夏商嘗中衰而聖賢之作亦繼故士之不得志而處者猶未有避世之意周之衰世習治之後而傷

禮義陵遲之久也故士之隱者至憤世嫉邪多為長
往不來之行當是時微聖人無以知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哉知世無道而隱雖不役於利者然悻悻於
自潔則不得同為無我矣聖人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則亦豈知我之不忘世邪世之不忘我邪雖不與鳥
獸同羣亦何嘗知進而不知退此所以與避世者異
楊曰子路問夫子於荷蓧丈人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其言不讐而子路拱

而立猶若待命者葢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於眉睫之間而敬之若斯邪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葢二人者相得於語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葢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蓧謂之隱者葢知其隱居求志非素隱

故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葢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侯曰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言不迫切足知其爲有德君子也植杖而耘又見從容於子路也苐不如夫子之從容中道爾故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則欲約之以禮其止子路宿也見其二子焉殺雞爲黍而食之則知賔主之序者也故子路告其子曰長

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葢就其所知而告之亦夫子之志也

尹曰道不行孔子固已知之矣其不以不仕為髙者聖人或出或處惟其義而已故子路譏丈人獨行之失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乎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不為也是數子謂之獨行隠居可也然乃所謂素隠行怪孔子所不為者也子之下車於接輿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

蓧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而四子者方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隱而已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范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無可無不可此聖人所以一天下

之不一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每言夷惠必以孔子明之由夷惠皆得其偏未若聖人之全盡也

呂曰慮者志之所在雖不可以為法中其素志之所在不至於不辨虞仲夷逸身隱而不仕合乎道之清言放而不拘合乎道之權惟是二者中於道而已柳下惠少連亦二者中乎道而得乎言行之大故愈於此

謝曰七人隠遯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彼已遯世離羣矣直以降志辱身為恥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恵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能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隠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汚也權而適可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楊曰不降志不辱身夷齊之所同降志辱身矣而言中倫行中慮柳下惠少連之所同當是時所謂清和者非獨夷惠而已七人者若是其班則皆聖人之徒也而論者謂三聖人因時制行以相救豈未嘗深考於此乎

侯曰作逸民之道者七人而制行不同各盡其所至而已夷齊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棄千乘之國而餓非為名潔身而清者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隣於仁矣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疑其汚也而言中倫行中慮柳下惠三公不能易其介虞仲夷逸隱居放言隱居所以身中清放言以自廢所以中權然皆非聖人之中道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聖人之中道志亦有可降時身亦有可辱時亦有不可降辱時各因其時而已故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尹曰先儒謂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各守其一節者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異於逸民之

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每言夷惠必以孔子斷之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伊川曰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是太師等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橫渠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

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范曰記樂之所由廢也樂者諸侯受之於天子以祀其先祖者也故有國者重之古者樂師雖賤而有課職哀公之時禮樂廢壞不聽規諫故樂師失職又不得其言而分散於四方則其國可知矣

謝曰周衰賢者相招為祿仕多仕於伶官蓋其責輕

而無愧至其甚也淫聲無節僭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焉是以非而去之

楊曰周衰雖禮樂壞亡而魯猶足為也故一變而可至道至是官不得其職雖樂工之賤猶負其器而不苟有入於河海者故著之以見周公之澤也故下文述周公之語

尹曰臣聞張載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

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夫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

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虚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明道曰周公謂魯公三句反復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故又當全故舊

伊川曰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昵也

范曰記魯之所由衰也周公之戒如此其子孫忽忘之矣不施其親者無失其為親也大臣不獨用其身而已必行其道則不怨矣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求備於一人則為上易事四者治國之要也

吕曰四者正謂親親敬大臣篤故舊寛衆此其序也

施讀為弛不相維也按陸氏釋文正作弛字音詩紙反　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居其位而不用此所以取怨也

謝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為親而已豈有

施報往來之意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民之表使謀不行言不聽而怠則國可知矣故舊非大故而棄是無所不薄矣求備於一人則無人而可使也齊家治國與人接下之道盡於是

楊曰自親親推之於敬故自敬大臣推之不求備於一人則所以厚民德用人才者至矣為國之道孰先於是乎故周公之訓魯公以此

尹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以無所施也大臣所當任

不可使有不用之怨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不可輕棄遺也使人則必器之不可以求備也周公之戒其子至矣國安有不治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横渠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范曰周公作君奭稱文王之臣自虢叔以下而太公畢公之屬不在焉孔子記有八士而閎夭泰顛之屬不在焉此八人皆不顯者周之多士可知矣自三仁

至於八士或顯或隱皆聖賢之出處也莊周之讓王

蓋本乎此篇

謝曰皆尚志者雖其言行不傳必其居仁由義者也

楊曰八人盡為士之道者故謂之八士

尹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士則盡士之行者

論語精義卷九下